



國定北平圖書行

著者胡燏

一九三九年

北平圖書行

東北青年學社編印

東北青年叢書(九)

瑪志尼傳

民國七年五月

贈 垣 部

國立北平圖書館

東北青年叢書（九）

瑪志尼傳

東北青年學社印行

瑪志尼

(又名意大利民族英雄瑪志尼傳)

郭垣編著

目錄：

- 一 十九世紀初意大利的形勢
- 二 瑪志尼的少年時代
- 三 革命的行動和少年意大利黨
- 四 亡命瑞士
- 五 僑居倫敦
- 六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與曇花一現的共和政府
- 七 重返倫敦和革命失敗後的努力

八 加富爾，加里波的與瑪志尼
九 抑鬱坎珂的晚年

瑪志尼

「兒時讀梁任公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心輒嚮往；然猶以所知於三傑之身世，事功不詳爲憾。九一八事變後，益滋吾人對於愛國健兒之回憶。因就 Bolton King Life of Mazzini 一書，編著斯篇，以資吾人之借鏡。著者非研究文學者，文字多疵，在所難免，唯望讀者諒之。」

(一) 十九世紀初意大利的形勢



今爲世界五強之一的意大利，在建國的歷史上說，並不能算做古國；她雖然承襲了古羅馬光輝燦爛，斐聲世界的文化和藝術，她雖然擁據了意大利半島山光明媚，景物妍麗的地理環境，但她的建國乃是十九世紀下半季的事。直至十九世紀初，她還是四分五裂，支離破碎的國家，從前羅馬帝國的盛況，至此皆成過去，再遠溯及十八世紀的意大利，那景况的悽涼，文化的衰落，政治的紊亂，經濟的凋敝，更不禁使人有無限滄桑之感了。

「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的名詞，而非

政治上的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這是怎樣使愛國男兒痛心疾首的事？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意大利半島上分裂成許多的小國，彼此勢均力敵，各不相下。幾世紀來，雖有統一的醞釀，但限於環境，迄未成功。此外，更有教皇的反對，外敵的侵入，因此更使意大利統一的熱望，終歸夢想。突厥族的侵掠浩劫，尙未全去，法蘭西的蹂躪踐踏又來了。蓋世英雄的拿破崙曾數次以大軍侵入意大利，將從前分裂的十五小國，合而爲三，建設新國，受法蘭西的指揮，西北一部分直接割讓給法國，北部

的倫巴底 Lombardy, 威尼斯 Venice 成立一國，名爲意大利王國；南方大部，建設那不勒斯王國 Naples, 以馬拉特 Marat 爲君主，於是意大利儼然變爲法蘭西的保護國了。拿破崙敗亡後，一世奸雄的梅特涅登場，自此以後，意大利人民又宛轉呻吟於奧地利鐵蹄之下了。

「望加西士陷落之火燄，吟荷馬 Homer 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擁有數千年文化的古國，今竟殘落如此，自詡文化新進的民族，今竟淪爲人奴。哀莫哀於無國之民，意大利人民該是如何激昂憤慨，痛心疾首呵！

(二) 瑪志尼的少年時代

就在這樣國破家亡，滿目淒涼的時代裏，瑪志尼 Joseph Mazzini 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瑪志尼，滿懷着亡國恨而登場了。瑪志尼生於一八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他的故鄉熱那亞 Genova，也就是發明新大陸，名聞世界的哥倫布 (Columbus) 降生地方。父親是很有名的醫生和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又是民主主義的擁護者。母親是虔誠的教徒，很少有意大利作母親的弱點；忍受着生活的壓迫，撫助她的幼子至於成

人。對於當時歐洲民主主義的狂潮，她也很表同情，且更富於愛國思想，所以日後對她的愛子救國運動，頗多策勵。在這其樂融融的家庭內，除了父母和他外，還有姊妹三人。瑪志尼從小就是很聰明，很溫柔，很多感的孩子，更富於求知欲，但他的父母因看他身體不很健壯，替他很耽心，可是他的努力求知，仍不爲之稍輟。當他將近九歲的時候，法蘭西拿破崙政府崩潰了。雄視歐洲的拿破崙將軍很淒涼地被囚於厄爾巴島 Elba 上。他常聽見他父親說，拿破崙是生於意大利，而今他又被囚在一個意大利

利島上。因此，這位大英雄從小在腦海裏充滿了英雄，偉人的憧憬。

他的家庭，常來共和黨的客人，而他的父母又是民主主義的熱心擁護者；那麼，他日後的共和政體主張，當然不是沒有淵源的了。其時，瑪志尼已在一位家庭教師的訓誨下，而開始攻讀拉丁文，於是，古羅馬的燦爛文化，可歌頌的共和政體，又都從書本上，而深深地浸入他的腦海中。意大利學制中所規定的入學年齡，向來都是很早的，瑪志尼十四歲時，（梁任公飲冰室文集，誤為十三歲）就入了熟那亞

市立大學，他的父親，起初本想叫他學醫，好繼承父業，但以身體不好，最後還是入了法科，可是他一部分時間，又都犧牲在讀詩和讀史上。

他是風采奕奕，長身玉立的美少年，臉上總浮着一層笑容，但在和靄的表情中，還蘊着沉重，嚴肅和凜然不可侵犯的音韻。因為他熱摯的情感，待人的謙和，卓越的天才，所以頗得同學們的愛戴，他顯然地已經變成他們的領袖了。他又嗜好音樂，暇則彈琴歌唱以自娛，因為這個慰藉，所以，他日後雖在窮愁潦倒的

環境中，仍能自振而毫不沮喪。他的態度充滿了「幽默」Humour——這也許是他母親的遺傳吧？——他的行為又都顯示了慷慨和雄壯，對於窮苦朋友們，總是解衣推食，盡了十足的友誼義務，對於世事，也常表現了濟弱扶傾的義俠行爲。少年意大利黨的領袖態度，在這時候已呈露得淋漓盡致了。

在這充滿了布爾喬亞氣息的，快活的大學環境裏，他處處表示了反抗的精神。當時他們學校有宗教科目，是強迫學生們必修的，但瑪志尼因爲他的性質是強制的，就不去上課了。

此外，他又同他的同學們組織了一個會社，專研究那些被禁止的社會科學和文學等書籍。瑪志尼對於文學的興趣很濃，造詣也很深。他最欽佩的作家是但丁 Dante,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拜輪 Byron, 哥德 Goethe 等人。他懂英文，又會法文，都能直接看書，對於德文書，就祇能看英文，法文的譯本了。因讀但丁歌頌古羅馬的作品，益使他有愴然故國之思，而他思想的轉變，也就發生於此時，原來：「日者，（瑪志尼）侍母散步於熱那亞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鰲，鬚髯如戟，顙長七尺，風采稜稜，颯然來

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所贖。』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撮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梁任公飲冰室文集。這大概是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的燒炭黨革命

Carbon aro revolutions 都先後慘敗了。一般革命戰士們都淒涼地流落在熱那亞海岸以及三益查拿

Sampeyarena 等地，作亡命西班牙的準備。瑪志尼所遇見的巨人，就是這些革命戰士中的一位無名英雄。這個印象遂深深地箝入他的腦海中，他的純潔心靈，都被這些慷慨悲歌，視死如歸的英雄們所蟠據了。他的思想又菌集了愛國，救民的事功，於是因愛國思想激盪，使他的生活改變了方式，使他拋棄了文學的嗜好，而將興趣轉移到政治問題上面。因嚮往燒炭黨人的英雄氣概，救國偉業，最後也終於加入了該黨而開始作實際工作的企圖。這時他已經脫離了大學生活。

瑪志尼幼年愛國的思想，不但見之於言論，還現之以形色。他因憤祖國的淪亡，山河的破碎，永遠穿着深黑色衣服，以刻劃着「爲國服喪」的創痕。人們問他，他回答說：「吾當時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惟在群兒稠人歡笑雜遼之中，自覺悲氣沉沉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嘻！吾其無國之民矣！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矣！！」——借用梁任公語——。這樣掩淚觀場，悲歌曠下的情調，恐怕是非大英雄不能有如斯襟懷吧？！

一八三〇年，法蘭西七月大革命爆發了。

革命的狂潮漫遍歐洲大陸，許多地方都引起了自由主義的火燄。於是意大利燒炭黨人 *Carbottari* 也紛起響應，想一舉而推翻奧地利的統治。瑪志尼的大聲疾呼，計劃奔走，更比他人來得起勁。但結果是慘敗了。燒炭黨內有政府的秘密偵探，一切計劃都被政府所探悉。瑪志尼似乎被同黨人所賣了。在薩窪 *Scovona* 礮臺內被囚了六月之久。這是瑪志尼入世以來第一次入獄。後來因証據的不足，政府將他釋放。但是，釋放雖然是釋放了，可是再不許他在國內逗留。於是，這位大英雄就不得不黯然神傷地

暫別了親愛的故鄉，而作了法屬馬賽 Marsailles
的亡命客。

(三)革命的行動和少年意大利黨

瑪志尼加入燒炭黨，不久就發現這個組織不健全，他雖然贊歎黨內同志勇往直前，不計生死的犧牲勇氣。他雖然承認這是意大利國內的唯一革命團體，但他終覺得：他們是勇有餘而力不足，他們的行動，沒有計劃，他們的主張，也欠明確，因此，他又另組織一個革命團體，稱爲「少年意大利」，The Young Italy, La

Ciovine Italia. 它的目的是：外抗強權，內除暴君，以爭意大利人民的自由，最後目標，則在於意大利國家的統一，共和政府的建設；它的手段是：「教育和暴動。」教育和暴動聯在一起是否矛盾呢？對此，瑪志尼的解釋是：奧地利掠奪了我們的生命，國家，名譽，光榮，文化和幸福；想統一意大利，想建樹意大利共和國，非打破奧地利的統制不可。和平解決只是夢想，除了暴動的革命方式外別無他策，這樣，少年意大利黨人的精神，祇有犧牲和拚命了。

「少年意大利」是個秘密的革命團體，因此，它也和燒炭黨一樣，同為警察和偵探的目標。可是，意大利的愛國青年，因仰望瑪志尼的人格和丰采，都紛紛加入此黨。警察的逮捕，偵探的追襲，他們都滿不放在心上，少年意大利黨遂日見健全強大。

一八一三年撒地尼亞 Sardinia 前王死，從弟查理亞爾拔 Charles Albert 繼位。亞爾拔是個奮奮有為，很有血氣的人物，從前也曾加入過燒炭黨，所以，此次他的繼承兄位，意大利人民對他抱有莫大的希望。遠在國外，流落法境的

瑪志尼更爲興奮，他聞訊以後，立即上書於亞爾拔，請他利用時機，恢復意大利人民的自由，統一意大利支離破碎的國土，作民族復興的領袖。亞爾拔雖很欽佩瑪志尼的爲人和贊同他的主張，但自覺時機未至，羽毛不豐，還多所顧忌，不敢輕動，因此就沒有反響，又爲避他人的耳目，因下令國中：「倘瑪志尼入境，捕無赦。」然而，這樣一來，瑪志尼的英名更使意大利婦孺皆知，「少年意大利」黨人更如雨後春筍般地增加了。

當瑪志尼流落在馬賽時候，他曾創一報社

；報的名字就叫做「少年意大利新聞」。他以生花的妙筆，熱烈的情感，作愛國的宣傳，意大利青年志士對於他的崇拜，更是如瘋如狂。其時，大英雄加里波的 *Garibaldi* 正在去熱那亞的航途中，適爲船長，慕瑪志尼的英名，親來訪問，於是少年意大利黨中又多一員健將，而意大利革命的前途更多曙光了。一八三二年法國政府因撒地尼亞王之請，驅逐瑪志尼出境，他遂暫隱匿在一個同情他的法國人家裏；這個法國人名奧利爾 *Demosthene Olivier*，是路易拿破崙前內閣總揆的父親。瑪志尼在這裏作「自由

的囚人「Voluntary Prisoner」將近一年之久，越過門限，祇有兩次，還是喬裝婦人；他處境的困難，可以想見。

一八三三年撒地尼亞軍隊有叛變，暴動和響應革命的運動，瑪志尼曾親與其謀。不幸事機不密，時間過久，結果失敗。此次起事的主腦人物盧伏尼 Jacopo Ruffini（他是瑪志尼很要好的朋友）因被捕後，不肯吐露同黨人的姓名，便在獄中仰藥自殺，其餘有嫌疑的軍士，人民，非被放逐，即遭逮捕。但是，革命的種子已深深地播種了。壓迫和摧殘又何能禁阻它的開

花結實呢！

同年（一八三三年）七月，他往日內瓦 Geneva，此行目的也在煽動革命，推翻亞爾拔的王朝。他相信：大部分的歐洲都已在革命的火山口上；意大利的共和主義運動之颯興，就是法蘭西，德意志和西班牙共和政府成立的先聲。於是，他遂在此創辦中歐羅巴報 *L'Europe Centrale*，喚起薩伏衣 Savoy 地人士的覺悟，但革命軍起事不久，又都棄甲曳兵，慘敗以歸，因此，瑪志尼又不得不亡命瑞士了。

(四) 亡命瑞士

瑪志尼的流亡生活又開始了！當他逃往瑞士之際，正是政府偵騎四出，網羅遍張的緊急時候；他夜行日伏，餐風飲露，已陷：「皇皇如喪家之犬，惘惘如漏網之魚」的窘境。最後，備嚐了艱難困苦，終到達了目的地。其時瑞士政府已有驅逐這些流亡者的準備。許多少年意大利黨同志們又都逃的逃，藏的藏，但瑪志尼決定流居瑞士。他始終相信：歐洲的革命已到了成熟時期，意大利就是這革命的先鋒隊，

而瑞士地接意大利，正是他實施革命計劃所最理想的地方；此外一個原因，就是他對瑞士的留戀。他愛雄壯的阿爾卑斯 Alps 山峰，像人們愛母親那樣真摯。在這裏望白雲深處的故鄉，更不禁引起他的去國悲哀！有一次他曾寫給一位女友這樣的話：「我常遙望阿爾卑斯的山峰，在山的那邊有我親愛的故鄉和可憐的祖國。我的父母，兩位姊妹和一位幼年就天亡的妹妹都在那裏；在那裏，又有好些我兒時朋友們的墳墓，他們大都爲自由，爲國家，而作了犧牲者了；那裏山青水秀，鳥語花香的旖旎風光，

也和你們那裏一樣——這樣，死也甘心的環境，我每一思及，真不禁柔腸九轉，淚落潛潛呵

！
L

為革命的宣傳，為同志的聯絡，為避警察的逮捕，瑪志尼如斯往來奔走於洛桑 Lausanne

，百倫 Berne，索勒耳 Soleure，邊茵 Biemme，格林長 Grenchen 之間者約有三年之久。偵探的追蹤，地方政府的干涉，經濟的壓迫，他的生活真是淒涼困難極了。離開了親愛的老同志，復少書籍的安慰，更使顛沛艱險的生活增加了孤寂的情調。所以，他曾很煩惱地寫着：「如果

滿室圖書，則我安居一生也可以，否則，這生活實在太難堪了。因處境的艱辛，遂影響到他的健康，「牙痛」幾乎永遠纏住了他。身體雖然如此，但他的精神還仍健壯，豪氣也猶存。對於愛國的革命工作，仍積極進行，不遺餘力。他母親節衣縮食所寄給他的金錢和他的朋友們典當舉債所惠助他的現款，他又都用以幫助那些困苦的亡命同志了。

然而因生活的流浪，革命事業的危險，他的父母和朋友們都替他耽心害怕，感到極度的不安，這是瑪志尼所深以為苦的。所以他寫給

他母親的信說：「使我最感痛苦的就是我對於過去愛我者的回憶。我愛他們——你，母親，盧伏尼弟兄，他們的母親，我的姊妹和她（他的愛人吧？——著者），他們也愛我！假使我再能看見你們，我也不敢說是快活了；因為這是夢想呵！」他寫給朋友的信說：「我想給人以好處，但結果却把人害了。每一思此，不勝悲憤，我想恨我最深的人恐怕就是愛我最切的吧？！」於此可見他在瑞士生活的無聊，和內心的痛苦。

瑪志尼不但是個慷慨悲歌的英雄，而也是

個纏綿悱惻的多情者。他在瑞士流亡生活中曾有愛情的一頁。他把愛情視為最神聖的東西，他對於女人有崇高的理想。他說：「愛情和敬重的女人，不但是精神上的安慰者，也是人們進德修業的推動機。男女間沒有什麼不合諧的，他們有如兩個音節，沒有他們，人類曲調就不能彈奏，」然而，瑪志尼並不易很輕易就墮入情網的人，而且，他流浪的生活和革命的工

作都把他那兒女心腸消滅和摧毀了。當他在洛桑時候，曼德洛特 (Mandrot) 的女公子曾對他發生很熱烈的愛情，然而這位大英雄不願以自己

亡命的生活，斷送了她前途的快樂，終於逃情了。他真是無情嗎？他寫給他朋友的信說：「這樣純潔，虔誠，熱烈，青春，美麗的女人，像神一般的女人，在她的心靈深處已埋藏了我的一切。朋友！這樣一個女人，我會把她忘掉嗎？」無可奈何中，他祇好又拿着：「在另一世界裏我們或可快活地聚會着」這樣的思想以自慰。

在此時期，他又想出版幾種刊物，如外交評論 Foreign Review，歐洲文學評論 Reviews European Literature 和意大利雜誌 (Italians) 等，不幸

，這些刊物不是計劃不得實現，就是中途流產。不過，雜誌雖然沒辦成，但他的文學巨著却不是沒有，如拜輪和歌德 *Eyron and Goethe*，音樂的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等書便是此時期的產物。

一八三四年四月，就是薩伏衣暴動失敗的兩月後，瑪志尼創設「少年歐羅巴」黨 *Young Europe*，裏面包含意大利，德意志，波蘭等國的革命同志，其宗旨還是瑪志尼所主張的自由，獨立和共和主義；不久，「又創設少年瑞士黨」*Young Switzerland*，這樣，革命的勢力膨脹

了，革命的戰線擴大了，一般保守派因不禁有：「歐洲從此多事矣！」的感歎。一八三六年末，瑞士政府又重申嚴令，限期驅逐瑪志尼出境，於是他又不得不逃往從來不逐國事犯的英國去。

(五) 僑居倫敦

一八三七年春，瑪志尼同盧伏尼二弟兄——焦溫尼 *Givanni* 和阿斯奧 *Agositino*（盧伏尼氏 *Ruffini* 共弟兄三人，除此二人外。餘一人為哲科布 *Jacopo*，一八三三年革命之役，此公即犧

牲矣。) 到達倫敦，初寓桃得汗朝廷路 Tattenham Court Road 顧治街 Gedge Street，後移至喬治街 George Street；與他在一起的，除了焦溫尼和阿斯奧外還有兩位亡命客。他們在英國的行動自由了；出門也沒有偵探尾隨，居處也可以用自己的真名姓。行動雖然自由，而他們的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的艱窘；還是過着：「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的生活。有一次。在一個昏黑的禮拜六晚上，瑪志尼會經典當了一雙皮鞋，以應禮拜日的晨餐。可是這樣，他對於窮困的亡命

朋友們還是盡量幫助，所以，後來他母親寄給他衣服時，不是一件很精美的大衣，而是許多的衣服，因為她想：這樣他——瑪志尼，至少要留一件自己穿。但舉債和典當終不能維持生活，最後，瑪志尼又不得不賣文爲生了。他所寫的文章大都是偏於文學的，以情感的豐富，文辭的秀麗，故頗得一般讀者們的愛好；而愛國熱誠的宣傳和革命思潮的廣播，更使一般人傾心悅服。

瑪志尼自己總是很和藹的，常犧牲自己，邀得朋友的歡心，而他的朋友們有時對他還是

不諒解。他對此，頗感無限的痛苦。倫敦氣候，他也感不適，他討厭倫敦的喧嘩，他不願見倫敦的大霧。瑞士的水光山光，總離不掉他的腦海，所以在初到倫敦時候，他真是有如日處愁城。可是，他有信仰，他有希望，他以爲：意大利人，尤其是他，應當爲國家的自由而奮鬥，而且，也能够爲國家的自由而奮鬥；尋找快活多少總帶些自私的成分，唯犧牲才是真正的道德。有此崇高的理想。他對於個人的窮愁潦倒，也就無暇顧及了。

留英日久，交遊漸廣，瑪志尼的生活不像

從前那樣寂寞了。歷史家兼詩人喀萊爾 Gortyles 夫婦，詩人羅賽諦 Gabriel Rossetti，威廉蓀 William Shæen，陶因碧 Joseph Toynbee，高溫 Joseph Cowen，法國文學家拉曼尼 Lamennais，波蘭革命黨領袖斯托門 Karl Stolzmann 等人都和他相友善，而和他交誼較厚，過從甚密的當首推詩人喀萊爾夫婦。瑪志尼在一八四〇年曾寫着以下的話：「他們——喀萊爾和他的太太——以同胞的情感來愛護我，他們對我的好處有時竟超過他們能力之所及。」而喀萊爾也說：「瑪志尼是聰明而富於道德心的君子，有崇高的理想

，博愛的襟懷，他真是世界上很少有的人。」
於此，可見他倆相得之歡了。

在此時期，是少年意大利黨最銷沉的時候，瑪志尼鑒此危機，遂重張旗鼓，再謀中興，於是他的精力又由文學方面而轉到政治方面來了。大概在一八三九年以後，他又決定恢復政治的活動；深入勞動階級裏，從事於愛國和革命的宣傳，他又和寄居英倫的意大利愛國同胞聯成一氣。一八四一年集合同志在哈吞公園街 Hatton Garden Street 設一學校，教授寄居英倫的意大利兒童，他們晚間學「讀」，「寫」，「

算」，three Ris 和其他基本學科，禮拜日學「繪畫」，和讀「意大利歷史」。他的本國和英國朋友們都作義務教員。有些朋友們爲籌學校基金，竟開音樂會，謀得收入，以幫他的忙。這個學校成績很好，一般意大利同胞對於他更是感激萬分，其中有一個學生竟跑回熱那亞去，報告瑪志尼的母親，頌禱他愛子的事業。然而逝水年華，荏苒光陰，瑪志尼在英倫的流浪，已經十年過去了！

（六）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與曇花一現的

共和政府

當瑪志尼留居倫敦時候，他與英國政治家常討論政治問題，宣傳意大利的革命和自己的抱負：當時英首相格蘭汗 Sir James Graham 就是最服膺瑪志尼的一人，同時也是他的好友。但這般英國政治家們對於瑪志尼的主張多有不同意處。瑪志尼常常很氣憤地對他說：「你們這樣作對了。你們爭自由，除暴君可不用武力，但在外人鐵蹄踐踏之下的我們，該怎樣辦呢？我們沒有代表，沒有大憲章，也沒有法律上所

賦與的權利。我們祇有戰！用武力驅逐奧國人出境，這是瑪志尼畢生的主張；一八四八年這武劇又重演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火燄在法蘭西燃燒了！不久就漫延至意大利來。倫巴底人首揭反奧之幟。其次，西西里 Sicily，米蘭 Milan，威尼斯 Venice，墨西拿 Messina 等地，也相繼發生革命的暴動；思一舉而將奧國勢力逐出意境。撒地尼亞王亞爾拔自起爲國民軍的領袖，那不勒斯 Naples 國王與教皇也陳師邊境，遙相響應。於是意大利的鄉村，城鎮，山谷，平原都充滿了

爭祖國獨立和同胞自由的義勇軍。此次革命，瑪志尼曾親與其謀，其時，他已離開英倫，去巴黎而作革命的策助，革命爆發後，他遂星夜馳返祖國，同時加里波的將軍也招集了四五萬的義勇軍，直搗羅馬，不幸當瑪志尼剛到米蘭時候，前線敗報就如雪片般地飛來。倫巴底一役大敗後，亞爾拔已隻身逃走絕域，其他將領又都有屈服，妥協的意響。瑪志尼遂馳赴羅馬，至加里波的將軍兵營中，其時，教皇皮亞斯第九 Pius IX 見大勢已去，乃隻身潛逃。羅馬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中，加里波的將軍和瑪志尼二

人就馳入羅馬，因為他們的令名威望，震驚啓
贖，不久，新羅馬共和國就產生了。一八四九
年二月九日，新羅馬共和國第一次結集國會，
宣告獨立，舉瑪志尼爲共和國臨時大總統。他
終生所夢想的共和政府，民主主義，今已實現
，他衷心的快慰又該如何呢！？

瑪志尼雖然已經作了新羅馬共和國的大總
統，但他個人的生活還是像從前那樣平民化，
處處都象徵了民主的精神。住處是僅可容膝其
小如舟的房屋；食則一餐兩個佛郎 *Francs*，居
處沒有衛兵的保護；他接見平民和接見僚佐一

樣的客氣，無論對於誰都是很歡悅地，謙和地握手。在他的腦海中，絲毫沒有貴賤的階級意識在內。他每月三十二鎊的薪俸都花到別人身上。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每天不知誰送來的一束鮮花，唯一的娛樂就是晚上的彈琴自歌。他將全副精神都犧牲在政事上了，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作一個共和政府的模範，以遺後人。然而不幸，他所畢生所理想而今已實現的共和政府，終於中途流產了。

共和國成立後，加里波的將軍即訓練常備軍一萬五千人，以爲國防。瑪志尼以爲：法蘭

西既共和政體，對於新羅馬共和國必予同情，但野心勃勃的拿破崙第三，因教皇皮亞斯之請，竟派遣大軍，進襲羅馬，前後凡兩次，於六月末，意大利愛國健兒的頭顱碧血，終不能抗敵數萬法蘭西的雄兵；加里波的沐血鏖戰，力竭身傷，終不能不逃往遐荒，而瑪志尼見大勢已去，也不得不向第二故鄉的英國逃亡了。

(七)重返倫敦和革命失敗後的努力

懷着滿腔悲憤，無限懊喪的情緒，瑪志尼在一八四九年末又重返倫敦。別來雖僅三年有

餘，但他因盡瘁國事，身體的健康遂遠不如前。清癯的面容，蒼白的鬚髮和憔悴的身軀，處處都表示「英雄耄矣」的象徵。從此，他在倫敦的寄居，又有十年之久。他對於倫敦的社會環境，現在則發生一種很濃厚的留戀情感。他曾說：「意大利是我的祖國，而英格蘭則是我的家——假如我有家的話。」事實上，倫敦的確可算是瑪志尼的第二故鄉了。

此次倫敦歸來，他的生活不象從前那樣窮困了。因為自從他母親死後，他每年可得一百六十鎊的遺產收入；各雜誌，各報館賣文，又

可得些報酬，朋友們又常滙款相助。但他的收入，大部分還是花在別人身上。他將金錢看得很輕，需要金錢祇爲政治上的用處。所以他常說：「我並不以爲無錢爲苦。」鼓吹革命，傳遞各地消息，籌措基金以扶助亡命的同志，這是他主要的工作。然而，他對於亡命生活，有時很感到精神上的痛苦；他曾經寫給一個朋友這樣的話：「朋友！請你爲我禱告；禱告我死在祖國和爲國而死；然而，我的祖國却不容我居住了！」

在此時候，瑪志尼的朋友愈見增多。當時

英國文壇上的健將大都和他有來往；如小說家加斯刻爾太太 Mrs. Gaskell，詩人白郎寧夫婦 Brownings，經濟學家約翰穆勒 J. S. Mill，希臘文學者趙厄特 Jowett 和文學家迭更生 Dickens 等；而法國社會主義者路易布朗 Louis Blanc 也和他常通信，因此，他的生活便不覺怎樣寂寞無聊。他在英國的宣傳，不是一「盲目」的，是有一「目的」的；他希望：（一）得英國輿論的援助，（二）得英國外交政策的讚許，和（三）得金錢，物質的援助，以實行暴動計劃。他這樣的宣傳，的確最後獲得了許多好的反響。

經過幾次失敗後，瑪志尼不但絲毫沒有沮喪和銷沉的表示；反之，行動和精神越發積極。他相信革命嘗試的價值，他承認革命的成就是機會和時間問題。他唯一的革命哲學祇是「幹」，他以為有革命的理論而無革命的行動，（所謂「行動」，Action就是白話所說的「幹」。）這是自掘墳墓！因此，他在一八五二年又從倫敦，喬裝跑到洛加諾 Locarno，以策助曼他那 Manina 的革命暴動；一八五三年二月他回到米蘭，參加計劃不週的騷動。他明明知道不會成功，然因同志的督促，自己希望的熱烈，就

無暇顧及犧牲了。但此次失敗，他的聲望頗受影響。一八五四年他往巴黎，隨喬裝回意大利。據說他這次是回到熱那亞故鄉訪問塞道里 *Giudita Sidali* 和拜謁母墓。一八五七年他又回到意大利來，參加熱那亞，勒格渾 *Leghorn* 和那不勒斯等地的暴動。事敗被宣告死刑，於是，他又回到倫敦，創報館，鼓吹革命去了。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二年他曾去加里波的軍中，輔佐戎機，以爭意大利的統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瑪志尼確可當之而無愧。

(八) 加富爾，加里波的與瑪志尼

加富爾 Cavour 是十九世紀一個大政治家，生於彼得芒 Piedmont 貴族的家裏，曾兩度入閣，扶助撒地尼亞王以爭意大利之統一和獨立。他雖然不如瑪志尼的能文善辯，但頭腦則比較冷靜。在政治主張上，他與瑪志尼正是背道而馳；他雖然也主張意大利必須統一，而他以為：這個統一必須有一中堅勢力，以為基礎；撒地尼亞王國的鞏固就是他的初步理想方策。而且他並主張清除奧地利在意的勢力，必須依賴

外援；所以，他在外交上曾聯法攻奧，繼又聯德抗法。瑪志尼則主張唯共和政體，纔能救意大利；他雖然也曾幫助過撒地尼亞王打過奧地利，然而他最後的目標還在共和。其次，他以為爭祖國的統一和自由而憑藉外力，這是最不光榮的一件事。他說：「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因此政見不同，兩人遂永陷冰炭不相容的境界中。加富爾罵瑪志尼高言空論，足以敗事，而瑪志尼則指加富爾為懦夫，為賣國賊。因此，一八六〇年統一行將完成的局勢，終因黨

見紛歧和行動分離而功虧一簣。

加里波的是個勇敢的軍事家。他愛國精神，完全受瑪志尼的影響。他畢生的時間，大半都消耗在爭祖國獨立的戰爭中了。用兵的迅速，戰略的無敵，將軍的神勇，真大有一使奧地利兵士心驚胆寒的氣概！他既無君主政體的思想，也沒有共和主義的成見，他心目中祇有意大利的獨立和統一；因此，他曾受過加富爾首相的任命，擔任攻奧的先鋒；他也曾與瑪志尼携過手，共謀各地的暴動。而在征服南意大利後，因不欲再見意大利的分裂，竟拱手而將

兵權獻之於撒地尼亞王陽瑪諾第二 Victor Emmanuel II. 自己解甲歸田。加氏這樣磊落光明的態度，真不愧是大英雄！

然而，無論如何，他們三人的合奏，畢竟建樹了意大利。梁任公說：「之三傑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略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這的確是千古不易之言。

(九) 抑鬱坎坷的晚年

一八六〇年後南北意大利雖同歸撒地尼亞王統制，但意大利文化中心的羅馬，仍在法蘭西庇護下的教皇手中，而商業中心的威尼斯也在外敵統制下；這都是瑪志尼所最痛心的事。其次，意大利君主立憲國的成立，又將他共和政體的幻想打破了；這更使他憤慨萬端。所以在一八六五年墨西拿省舉他作國會代表，他以意大利君主政體有違己意，竟辭謝了。他認為意大利不能收回羅馬和威尼斯，則所謂統一終

不能算做完全成功；可是，他也曉得取羅馬和威尼斯就是和法，奧的戰爭，而在現在撒地尼亞王朝之下則不足以語此；唯一的方策就是各國輿論的制裁和意大利民衆的奮鬥。所以，他爲抗法蘭西，曾數度交權於德首相俾士麥，又曾在倫敦作血淚的宣傳。

一八六六年，加里波的將軍率義勇軍在威尼西亞 *Venetia* 起事，擬進攻羅馬，瑪志尼立刻命令黨中同志參加；如果不因爲自己的年老體弱，他早就親臨火線了。

在這一年（一八六六年）他已經離開倫敦

而卜居於洛加諾：這個時候，他的身體越發衰弱了，他的面容越發蒼老了。而共和主義的不能實現，意大利的沒有完全統一，愈使他抑鬱寡歡，殷憂無已。但他還依然保持老當益壯的氣魄，他很堅決地說：「在我死以前，我必使意大利共和國出現。」事實上，有些時候，他看「共和」重於「統一」，他相信：祇有經過共和的羅馬政府，意大利對於世界纔算盡了文化的使命。一八六九年春，他又蠢蠢思動了；想在米蘭舉事，事洩被通緝。一八七〇年他從英倫回到故鄉熱那亞，隨去西西里，想利用俾

士麥給他的物質幫助，在此地舉事。雖然他明知此行的徒勞，雖然朋友們努力勸阻他，但是這鬢髮星星的老英雄終於喬裝而行。不幸，他的計劃已被一個賣國賊所探知，報告了法國警察，因此，當他坐船到巴勒摩 *Palermo* 時候就被捕了；隨被囚於蓋塔 *Gaeta*，約經過兩個多月纔被釋放。其時羅馬已下，他出獄後就經過羅馬，去勒格渾，隨回到故鄉，拜謁母墓。羅馬雖下，意大利統一雖告完成，但瑪志尼意猶未足；共和主義不實現，是他畢生的遺恨！然而，時勢如此，他也覺得共和主義實現之無望

從此，他拋棄了暴動的計劃，而注意於勞動階級的宣傳。他幫助工人組織「朋友會」(Friendly Society)，晚間教他們讀書；並創設報館，以宣傳他的理想。因此，他和科學的社會主義首倡者馬克思 Karl Marx，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 Bakounine 等人常有書信的往還。但他對於馬克斯，巴枯寧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則加以反對。所以，他這條道路又走不通了。

一八七二年早春，比薩地方 Pisa 來了一位白鬍鬚的老頭兒，住在羅色黎家裏 Collegirino Ro

sselli，他自稱是柏樂年 Brown，每天都有定時的散步，看見兒童們總是點首微笑，或趨前攀談。這是誰呢？他就是奮鬥一生，爭意大利祖國的自由和獨立的大英雄瑪志尼呵！同年三月初，他就被病魔纏上了；在三月十日，一個風和日麗，鳥語花香的春天早晨，這位大英雄就與世長辭了！享年六十有七歲！！

瑪志尼噩耗至時，全國震悼。意大利國會一致票決，舉行國殤，以追悼這爭國家自由和獨立的老戰士。三月十四日在比薩舉行葬禮，遺骸隨移至故鄉熱那亞，即卜窆於此。從此

，羅馬倫敦間再看，不見瑪志尼的踪跡了。然而，他的事功，早已佔了意大利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他的精神已經充塞了意大利國民的思想。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總理誕辰紀念。完稿於北大。

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廿四日收



版權所有

編輯者：東北青年學社

出版者：東北青年學社

北平宣內回回營四號

發行者：民友書局

北平和外南新華街路東

印刷者：傳信印書局

北平北池子妍妍房

初版：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78

111247

111247



每冊五分